

文

史

第四十一輯

中



局

# 文史

第四十一輯

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
中華書局出版



# 文 史

第四十一輯

中華書局編輯部編

中華書局出版

文 史

第四十一輯

中華書局編輯部編

\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懷柔橋中印刷廠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1/3163·19<sup>1</sup>/<sub>4</sub>印張·365千字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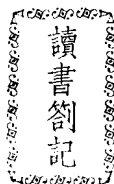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數1—2200冊 定價 24.00 元

---

ISBN 7—101—01333—3/K·574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墨子書目版本考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朱宏達 (1)   |
| 沈約事蹟二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林家驪 (17)  |
| 唐代中後期的和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盧向前 (29)  |
| 《青箱雜記》訂誤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徐 規 (45)  |
| 宋代地方州軍財政制度述略 .....              | 包偉民 (53)  |
| 宋代及第進士之鑒別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龔延明 (77)  |
| 《繫年要錄》《朝野雜記》的歧異記述及其成因 .....     | 梁太濟 (101) |
| 崔與之事蹟繫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何忠禮 (123) |
| 中國燒酒的起始與中國蒸餾器 .....             | 黃時鑑 (141) |
| 金尼閣攜西書七千部來華說質疑 .....            | 計翔翔 (153) |
| 近代酈學家和酈學研究 .....                | 陳橋驛 (165) |
| 《〈類篇〉考索》節錄 .....                | 蔣禮鴻 (181) |
| 敦煌文獻校讀釋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張涌泉 (189) |
| 敦煌遺書與字樣學<br>——兼談唐代文字規範化工作 ..... | 張金泉 (205) |
| 鄭文焯手批夢窗詞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吳熊和 (217) |
| 詩經清學探微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洪湛侯 (233) |
| 古代文化詞語辨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黃金貴 (245) |
| 試論漢語俗語詞的幾個問題 .....              | 黃 征 (265) |
| 漢魏六朝語詞研究與中古文獻校注 .....           | 王雲路 (285) |
| 《世說新語》斟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方一新 (291) |
| 阮元與學海堂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陳東輝 (297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漢代的《著紀》.....            | 李解民 ( 15 )  |
| 《宋詩紀事》小傳訂誤續補(一).....    | 方建新 ( 28 )  |
| 《宋詩紀事》小傳訂誤續補(二).....    | 方建新 ( 44 )  |
| 《宋詩紀事》小傳訂誤續補(三).....    | 方建新 ( 52 )  |
| 《宋詩紀事》小傳訂誤續補(四).....    | 方建新 ( 76 )  |
| 《宋詩紀事》小傳訂誤續補(五).....    | 方建新 ( 164 ) |
| 《宋詩紀事》小傳訂誤續補(六).....    | 方建新 ( 216 ) |
| 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進士登第年校補 ..... | 尤鐘麟 ( 232 ) |
| 陳子龍佚詞輯存.....            | 張宏生 ( 244 ) |

## 墨子書目版本考評

朱 宏 達

儒學尊顯，墨學衰微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史上有目共睹的事實。但墨子畢竟有過輝煌的時期。先秦後期的儒墨並舉和明代開始的墨學復興，就是兩大顯著的標誌。隨着墨家思想的積淀日久，墨家書盡管不如儒家書那樣汗牛充棟，連篇累牘，却也是源遠流長，代有著錄。兩漢時期的劉向《別錄》、班固《漢志》；隋唐史書中的《經籍志》；宋代的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中興館閣書目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《玉海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通志·藝文略》等，都有關於墨子書或詳或略的記載。雖然宋以前刊刻的墨子書至今未能得見，但根據上引所載，也可以大略了解墨子書流傳、演變的脈絡。明代中葉以後，根據宋本刊刻的墨子書漸夥，就現存的墨子十五卷本來說，就有正統十年乙丑（1445）刊刻的道藏本，嘉靖三十一年壬子（1552）刊刻的芝城銅板活字本，嘉靖三十二年癸丑（1553）刊刻的唐堯臣本和郎兆玉翻刻芝城本多種。就書的內容來說，除十五卷本外，還有十六卷本、三卷本、六卷本；還有全本、批選本、評點本，或者取便誦讀而任意增刪出入的不分卷本等。就刻書的形式來說，有木刻本、銅版活字本、影抄本；木刻本又有精刻和坊刻之別。總之，當時書帙的各種形式已被墨學研究者所採用，而墨學的宣傳也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個較大的聲勢。雖然明人刊刻墨子書大都要冠以韓愈《讀墨子》一文作為總序，看起來是以儒釋墨，實際上是借“醇儒”韓愈以為大旗而掩人耳目，進行以墨反儒之宣傳。細讀今藏南京圖書館的明刻本李贄《墨子批選》，即可得知個中奧秘。清代承明刻本而大有創新和發明。黃蕘圃有錄抄明吳寬寫本，顧千里有校明正統道藏本；乾嘉學術中人如王氏父子、洪頤煊，以及俞樾、戴望之屬，考稽墨子書疑義，均為治墨者鋪路；孫星衍、盧文弨、畢沅、翁方綱、汪中等人，始為墨子書作校註，或批校，或手抄。治墨的成果可以畢沅的《墨子校注》為代表。其後，孫詒讓又在《墨子校注》的基礎上，參校多種明、清刻本、鈔本，覃思十年，數易其稿，終成集墨學大成的《墨子閒詁》，把明代中葉以來的墨學復興推向新的階段。而在《墨子校注》刊刻後三年，即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常州詞派的張惠言，上繼晉魯勝的未竟之志，手寫墨經原文，“正其句讀，通其旨要，合為二篇，略可指說，疑者闕之”，成《墨子經說解》二卷，把墨經從墨子書整體中分出，作為墨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專門研究。晚清以後，國侮日亟。一方面愛國的學者有感於墨子“勇於振世救弊”而倡導墨學，<sup>①</sup>一方面又

由於西方歐風美雨，聲光化電的傳入而引發對墨經的興趣。張惠言之後注經說者，先有楊葆彝、鄒特夫、陳蘭甫諸家，均為孫詒讓收入《墨子閒詁》中，後有吳攀甫、梁啟超、錢賓四、伍非百、鄧高鏡等人，建國後又有樂調甫、譚戒甫、高亨、詹劍峰等人殿後。一時間，治墨經者成果之多，聲勢之大，成為當時學術界的一大熱點。然而從晉之魯勝到清初張惠言，其間畢竟隔絕十五個世紀。所以，無論墨學如何走紅學界，比起封建時代如日中天的儒學來說，不過是白日之燭光，尚難成氣候者也。如俞樾所說：“乃唐以來，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，傳誦既少，注釋亦稀，樂台舊本，久絕流傳，闕文錯簡，無可校正，古言古字更不可曉，而墨學塵蕪終古矣。”<sup>②</sup>關於墨子書目版本的研究也少有人問津。筆者所見者，除《墨子校注》、《墨子閒詁》附錄外，僅吳毓江《墨子版本經眼錄》、顧惕生《墨學書目考》、樂調甫《墨子要略》三種。<sup>③</sup>今將筆者時有所見而隨有所記的墨子書，按不分卷本、十五卷本、十六卷本、三卷本、批選本（附鈔稿本、批校本）和墨經注本六大門類，凡有關於目錄序跋、內容提要、版本流傳，均擇要著錄並加考評。割記類暫且割捨。因個人見聞有限，疏陋之處，識者正之。

## 不 分 卷 本

《墨子》書最早著錄者，劉向《別錄》之校定本，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因之，其《諸子略》云：“《墨子》七十一篇，”注曰：“名翟，為宋大夫，在孔子後。”此稱篇者，皆竹簡也，尚未稱卷，故稱不分卷本。

又《漢書·藝文志》兵技巧類後云：“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，”下注：“省《墨子》重，入《楚鞮》也。”孫詒讓謂：“劉《略》入‘兵技巧家’者，蓋即《備城門》以下二十篇也。”<sup>④</sup>

《呂氏春秋·當染》高誘注：“墨子名翟，魯人，作書七十二篇。”但《呂氏春秋·慎大覽》高誘注則曰：“著書七十篇。”自相抵牾如此，或是一筆之缺爛乎？

清畢沅《墨子目錄》云：“高誘注《呂氏春秋》云七十二篇，疑當時以目為一篇耳。”今人陳奇猷《〈呂氏春秋〉校釋》引蔣維喬等人對畢沅之說提出了異議，曰：“今按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‘《墨子》十五卷，目一卷。’庾仲容《子鈔》（見高似孫《子略》引）、馬總《意林》皆云‘十六卷’，是古本固有目也。然《玉海》引《書目》云：‘自《親士》至《雜守》為六十一篇，亡九篇。’是《墨子》共僅七十篇，故《慎大覽》高誘注又云‘墨子名翟，魯人，著書七十篇。’七十一篇者，已有目在內，自成一卷，唐後《目錄》亡佚，故《唐書》以下皆稱十五卷。《藏本》云：‘闕者八篇而有其目，《節用》下、《節葬》上中、《明鬼》上中、《非樂》中下、《非儒》上是也。’是其闕八篇，蓋指闕而有目者，《書目》云亡九篇，蓋指篇目並亡者也。要之《墨子》書至宋，佚《目錄》一篇，闕而有目者八篇，篇目並亡者九篇，共十八篇，今本存五十三篇，其數正合七十一篇。畢氏既誤‘七十一篇’為‘七十二篇’，疑《目》一篇在七十一篇外，遂妄自于七十一篇外，別定一目，何其謬

耶！”

隋唐以後始見《墨子》分卷本，然唐楊倞《荀子·修身》篇注云：“墨翟，宋人，號墨子，著書三十五篇，其書多務儉嗇。”楊注成於唐憲宗元和十三年（818），則唐時亦有不分卷本歟？近人顧惕生曰：“楊注不舉卷數而舉篇數，或所見本不完。如《逸周書》，唐人所見有兩本，是其例也。楊注每稱韓侍郎，或謂其所見，蓋與韓愈所讀《墨子》同本。孫詒讓曰‘三十五篇，疑當作五十三篇，或唐中叶以後，此書即有闕佚，篇數已與今本同也。’孫說近是。”<sup>⑤</sup>陳漢章《墨子閒詁》批校曰：“楊氏若據篇名總計之，亦當云四十篇，不止三十五篇，必五十三之誤。”

## 十五卷本

《墨子》十五卷，《墨子》全本也，所謂十五卷，即指《親士》等七篇為卷一，《尚賢》三篇為卷二，《尚同》三篇為卷三，《兼愛》三篇為卷四，《非攻》三篇為卷五，《節用》三篇、《節葬》三篇為卷六，《天志》三篇為卷七，《明鬼》三篇、《非樂》一篇為卷八，《非樂》二篇、《非命》三篇、《非儒》二篇為卷九，《經上》等四篇為卷十，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、《耕柱》為卷十一，《貴義》、《公孟》為卷十二，《魯問》、《公輸》為卷十三，《備城門》等七篇為卷十四，《迎敵祠》等四篇為卷十五。

《墨子》十五卷最早見諸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，別立目錄一卷。唐代又有新、舊《唐書·經籍志》的著錄。宋王堯臣等撰的《崇文總目》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騭《中興館閣書目》、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、王應麟《玉海》等均有著錄。

明代的《墨子》十五卷本刊刻漸夥，影響較大又現存者有四種：

1. 道藏本，在《道藏》太清部沛一至沛十三，明正統乙丑十年（1445）刊刻，今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。據王重民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，該書共十三冊（五行十七字，27×12.8），今藏北大圖書館。《四庫總目》卷一百十七收錄。

又據樂調甫考，根據《魯問》篇若干避宋帝之諱字，認為該書係覆槧宋藏本也，時間大約在南宋理宗之後。至于宋理宗以前宋《中興館閣書目》等所錄之本，是鈔本，抑刊本耶？則不能明也。

明代陸穩《墨子叙》提及之“內府本”，茅坤《墨子叙》之宋本，皆謂得唐時墨子原本，實即道藏本。清顧廣圻曾校道藏本《墨子》。清代畢沅、孫詒讓諸大家校刻《墨子》書亦多採用道藏本為底本，是道藏本於墨學流傳之首功則不可沒也。

2.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（1553）南昌唐堯臣刻本，見慈谿沈德壽《抱經樓藏書志》。涵芬樓藏書，今有《四部叢刊》影印本。簡稱嘉靖癸丑本，或稱唐本。書前有陸穩序，書後則唐堯臣跋也。陸穩叙曰：“前年居京師，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，乃知墨子之道，果異於自私自利



之徒，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。天下尊而信之，不在於孔氏下，其與孔並稱，宜也。”又云：“別駕唐公以博學聞於世，視郡暇訪余於山堂，得墨原本，將歸而梓之。”黃堯圃認為陸刻先一年，唐刻後一年，實不侔爾。但葉德輝則認為：唐本自序作於嘉靖甲寅，乃刻成之第三年，陸叙作於嘉靖癸丑，乃刻成之第二年，前後本有校改，故兩本字有異處，實則一本也。

其涵芬樓藏書，一本無唐堯臣跋，其餘與唐本全然相同；一本係重刻唐堯臣本，有明江藩七十七翁白賁納叙。此江藩重刻本，今上海圖書館有葉郎園跋本，共六冊，前有葉德輝手書，次有江藩《重刻墨子叙》，又有陸穩《新刊墨子叙》。

3.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(1552)芝城銅版活字本。或說有藍印本傳世。見黃丕烈《士禮居書題跋記》、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。此書後歸楊氏海源閣，見楊氏《楹書隅錄》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八記此書，注云：“按唐藩莊王名芝址，弟芝堦、芝垓，並好古有令譽。此芝城亦疑唐藩兄弟。”胡適反駁說：“此注誤也。郎本明言江右芝城，芝城是地名，鄱陽有芝山，芝城當是江西一縣的古名。若這是唐王兄弟之名，必無這樣直呼其名之理。海源閣藏書今尚存，若他日能得芝城藍印本與此本相校，我們當能尋出此本有無改動芝城本之處。”<sup>⑥</sup>

近人顧惕生云：“此書搜求多年不獲……得姑蘇潘博山先生手校於唐堯臣刻本……潘校卷端有‘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吳興北川陸穩校行’一行，卷八終有‘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銅版活字’一行，卷十五終有‘嘉靖壬子歲夷則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銅版活字’一行。知黃堯圃藏書記，以此為陸本云，‘惟陸本無叙，唐本有陸之叙’者，信也。惟叶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云：‘唐堯臣本刻於嘉靖壬子，是時印本初出，無自叙，亦無陸序，三城王孫芝城以此本活字印行，其藍印者，蓋初印用靛色印本。’余疑葉氏失檢，殆未見藍印本有‘陸穩校行’一行文字，故臆斷為唐本，不如黃堯圃得自目驗，直稱曰陸本為有據也。黃堯圃又以道藏本校此刻，而斷其亦據道藏本，大抵陸本、唐本同祖道藏，而刊刻不無小異耳。”

4. 郎兆玉翻芝城本，共四冊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畢沅《墨子篇目考》：“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、七十一篇，與舊志合，闕節用下、節葬上中，明鬼上中、非樂中下、非儒上，共八篇”，“文多重複，似亦非古本。”

此本版心有“堂策檻”三字，首行題“溫陵李贄宏甫公選，武林郎兆玉完白父評。”首有郎兆玉自序，大旨謂“子墨子，老氏之變也，禽、晏皆墨屬也，乃世稱三墨。”序末有三顆圖章，一郎兆玉印，二堂策檻印，三“癸丑進士”印，檢《明進士題名錄》，郎兆玉為萬曆四十一年周延儒榜進士，注“杭州府仁和縣匠籍。”馬夷初（叙倫）曾考其人，說他還有一部《周禮》。

又有蕙堂郭氏校郎本，共二冊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題李贄（明溫陵）選，郎兆玉（明武林）評。首有李贄《墨子叙》，大旨謂“古之聖人言必可用，用必其言，雖所言不同，然未嘗有一言而不可用，雖所用不同，然未嘗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。”次有郎兆玉《重訂墨子序》（按與四冊

本同),次有韓愈《讀墨子》、墨子凡例、參閱墨子姓氏等,均與四冊本同,中間或有硃黑筆批、校改。前有清翰林院大方印。

又明天啓中武林郎兆玉堂策檻刊六冊本,李贄(明晉江)選,郎兆玉(明武林)評。內容與二冊同。今上海市圖書館、浙江圖書館均有藏。

比之於上引三種明刻本,胡適認為:郎本最為晚出,然此本若不曾改動芝城本,其來源甚古,即從宋傳下來的,未可以其晚出而輕視之。<sup>⑦</sup>

此外,見諸著錄的,還有:1. 明茅坤校本,省稱茅本,明萬曆間刊刻。王重民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云共十五卷,六冊(九行二十字,18.8×12.4)北京圖書館藏。原題“歸安茅坤校閱”,封面下層題:“鹿門校刻墨子全編,涵芬樓原版”,上層有書林童思泉《告白》云:“邇來子書梓者充肆矣!第《墨子》尚未印行。本坊近得宋本,特懇鹿門茅先生斤正,鐫加校刻,並無訛贗,誠藝林奇璧也。識者珍之!”(王重民)按:所謂得宋本者妄,此本實即翻刻嘉靖間唐堯臣本,唐本有陸穩序,此本誤署茅坤名,而茅序反署陸弘祚,弘祚即穩字也。書賈無識,方有此誤。辨見葉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卷五。卷內有“御書堂家藏”“李印文駒”“眠鷗池亭”等印記。韓愈題識,茅坤序(萬曆九年1581),陸弘祚序。

可見茅本之出原是書賈借重茅名以射利。《墨子》十五卷葉郎園跋云:“吾又藏萬曆辛卯坊估童思泉刻本六卷本,前茅坤序與陸穩叙文全同,但改嘉靖年號為萬曆年號,改陸穩名為茅坤名。日本有翻本。此本者,楊守敬《日本訪書志》載之,極稱其善,謂勝於近日畢氏經訓堂刻本,不知書估作偽託名於茅坤。今之談版本者,不讀本書且不讀本書之前後叙跋文,惟於墨色、紙料辨論新舊如楊氏者,比比皆然,亦何可笑也。”

又據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,《墨子》十五卷共六冊,美國國會圖書館有此藏本,明萬曆間刻,(九行二十字19×12.4),原題“歸安茅坤校閱”,前有韓愈《讀墨子》一文。

又有日本寶曆七年(中國乾隆二十二年1757)翻刻茅坤本《墨子》六卷,即孫詒讓《墨子閒詁》稱之為倭刻殘帙本。

明茅坤《墨子》六卷手稿本,綫裝二冊,有雙劍樓藏書印記。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前有韓愈《讀墨子》一文,歸安鹿門茅坤書《新刻墨子叙》,西吳陸弘祚撰《新刻墨子序》(以上兩序系書商誤植,說已見前。)卷之一為親士、修身、所染、法儀、七患、辭過、三辯、尚賢上中下、尚同上中。卷之二為尚同下、兼愛上中下、非攻上中下、節用上中、節葬下。卷之三為天志上中下、明鬼下、非樂上、非命上。卷之四為非命中下、非儒下、經上下、經說上下、大取、小取。卷之五為耕柱、貴義、公孟、魯問、公輸、備城門。卷之六為備高臨、備梯、備水、備突、備穴、備蛾、迎敵祠、旗幟、號令、禱守。全書墨筆抄清,偶有眉評並硃筆校字。眉評舉例一則:“墨之薄葬天地,亦曰利而已矣,惟其致利天下,故不惜其頂踵而並薄其親。”

## 2. 明吳寬鈔本

據陸其清《佳趣堂書目》，吳寬（匏庵）為成化修撰，此書之鈔或在成化年間（1465—1487），今南京、浙江圖書館藏《墨子》十五卷影寫吳鈔本，卷末有張丑跋云：“右墨子十五卷，凡一百六十一葉，吳文定公遺跡也。按原博書法，蚤歲師顏平原，晚始變為蘇內翰，此蓋未第時手跡者，為真無疑。時萬曆庚子，清和朔日，同邑後學張丑鑒定恭跋。”葉德輝自謂曾見其殘卷，並假以校唐本，大致無異，“疑唐、吳同一祖本，或出宋本，或出內府本，則不可知。”

3. 明焦竑《國史·經籍志》所載《墨子》十五卷，又三卷，樂臺注。焦書作於萬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但多存虛目。

4. 明會稽鈕石谿世學樓本。見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云：“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，共十五卷，七十一篇。內亡《節用》等九篇，蓋所謂《館閣書目》本或即此歟？”

5. 明嘉靖十九年庚子（1540）百川書志本《墨子》十五卷，宋大夫墨翟撰，凡七十一篇，在葉德輝《郎園先生全集》中。

清代《墨子》十五卷本，以晚清孫詒讓（1848—1934）《墨子閒詁》為最重要，反復刊刻，流布最廣。

孫氏以浙江書局刻畢沅《墨子注》為底本，用明吳寬寫本、顧千里（廣圻）校道藏本、日本寶曆間仿刻明茅坤本等參校，旁摭眾家的校勘成果，“援聲類以訂誤讀，案文例以逐錯簡，推篆籀隸楷之遷變，以刊正譌文，發故書雅記之晦昧，以疏證軼事。”<sup>⑥</sup>“閒者，發其疑悟；詁者，正其訓釋”。<sup>⑦</sup>於光緒壬辰癸巳間寫定，第二年即以聚珍版印成，即光緒二十年甲午（1894）聚珍版《墨子閒詁》十五卷、目一卷、後語一卷，吳門毛翼庭印，先印三百部，孫詒讓親自校讐，錯誤之字，皆用鉛粉抹去重印，故此本彌足珍貴。

《墨子閒詁》十五卷、目一卷、附錄一卷、後語一卷。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鉛印。

《墨子閒詁》十五卷、目一卷、附錄一卷、後語二卷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（1895）蘇州毛上珍木活字本，八冊一函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——宣統二年（1910）瑞安孫氏刻，屈伯剛硃筆校，八冊、杭州大學圖書館藏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刊本，七冊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瑞安孫氏刻本，八冊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自序刻本。

宣統二年（1910）瑞安廣明書社刊本。

定本《墨子閒詁》十五卷、目一卷、附錄一卷、後語二卷，宣統二年庚戌（1910）刊本。此書實集乾嘉以來諸家校注之大成，但以辯經而言，文字尚有誤者，孫氏題署，俞樾序。

又民國胡樸安校宣統二年庚戌(1910)瑞安孫氏刊足本八冊。有四川排印本。商務印書館影印本，綫裝八冊。

王景義《墨子閒詁》校印本，或稱硃批聚珍本，《墨子閒詁》。王景義硃墨評點，書眉識語，即《墨商》底稿也。

《墨子閒詁》十五卷、目一卷、附錄一卷、後語二卷。有民國十三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八冊，民國十六年校經山房石印本八冊，民國十八年上海涵芬樓影印本。民國十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八冊。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冊，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(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)。建國後有中華書局排印本等。

《墨子》十五卷(殘)黃氏士禮居影抄本。清黃丕烈丁丙跋、孫詒讓題款，一冊。缺卷一至卷五，今南京圖書館、浙江省圖書館亦有藏。書後有張丑鑒定恭跋，並云：“本書七十一篇，其五十一之五十三，五十七，五十九之六十，六十四之六十七，篇目並闕，當訪求古本考入云。”<sup>⑩</sup>南圖本最後有孫詒讓硃筆題跋，云“光緒癸巳六月校讀一過，大致與道藏本同”。並加蓋“仲容點勘”印記。

許宗彥校明道藏本《墨子》十五卷，嘉慶壬戌(1802)以火德廟道藏本校錄異文於畢本。

兩江總督採進本《墨子》，即畢沅所據本。畢沅、孫詒讓所云“舊本”即此本，今四庫寫本，當是舊本之真面目。

排印本點勘墨子讀本十五卷(參見十六卷點勘本)，吳汝倫撰。是書標點章句外，附加校注，引據王引之、畢沅、王念孫、邵晉涵、俞樾、王樹枏諸家說，復自加案語，曰某案，曰男闡生案，間有精審可採處。

顧千里(廣圻)校季本《墨子》十五卷。省稱顧校本。

李雁晴云：“顧以畢本校道藏，並錄季本異文於書眉。惟自卷五《非攻》以下，俱作季本。孫籀膏(詒讓)識其末云：‘以上四卷，間出季本異文，不知何本？疑泰興季氏舊藏鈔本也。以後又作季本，必有一誤，俟更訪千翁所校底本覆之。’”<sup>⑪</sup>顧惕生曰：“余檢季滄葦藏書目，抄本《孔叢子》條下小注有《墨子》一種，疑即俞鈔三卷本。又檢孫氏《閒詁》所藏季本異文，多與胡校郎本相同，則縱以因季所藏而稱曰季本者，必不出於明鈔本，當出於明刻郎本也。”

顧千里(廣圻)校道藏本《墨子》十五卷。此本光緒丙戌春，德清通判匯滄假陸氏十萬卷樓所藏，傳錄以贈孫詒讓者。

王闓運注湘潭本，三冊七十一篇。以畢本為據，受業衡陽蕭鶴祥校刊並題跋。1903年江西官局刊刻。收入《湘綺樓全書》。

曹耀湘《墨子箋》十五卷。光緒三十二年丙午(1906)排印本，竄改文字，間有可採。今湖南圖書館有藏。又有1915年四月版。

《墨子》十五卷，1876年浙江書局重刊本，四冊。佚名臨王引之，俞樾校，葉景葵跋。

## 十六卷本

《墨子》十六卷，亦《墨子》全本，較之十五卷本，多篇目一卷，除十五卷本內容外，連同篇目一卷一並計算在內。

《墨子》十六卷最早見於唐馬總《意林》著錄。

又見梁庾仲容《子鈔》著錄（見宋高似孫《子略》引）。

明刊本不以篇目爲一卷，幾無十六卷本。清畢沅依《意林》始立目錄而爲十六卷。孫詒讓批校畢本云：“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，此畢氏所定，依《意林》爲第十六卷，今從《隋志》，別爲一卷。”<sup>⑬</sup>

畢沅作《墨子校注》十六卷本，刊刻多次，成爲《墨子閒詁》出版前影響最大的本子。該書之畢沅叙寫於乾隆乙未四十八年（1783）。此書實即孫星衍、盧文弨、畢沅三人合著者也。

靈巖山館本（列入《經訓堂叢書》）乾隆甲辰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前有“孫星衍後敘”後有《墨子篇目考》，共四冊，南京圖書館藏。

日本江戶松本氏藏板，經訓堂《墨子》十六卷，封頁有“天保六年乙未仲春鐫”，江戶千鍾房藏版，畢沅《墨子敘》，孫星衍《墨子後敘》，《墨子篇目攷》，後有墨子佚文等，後題靈巖山館刊，並說明墨子篇目流傳演變情況。

清翁同書批校本，底本爲乾隆四十九年甲辰（1784）畢氏靈巖山館刊本，經訓堂叢書本，共五冊，藏南京圖書館。

光緒元年（1875）湖北崇文書局刊本，四冊。

光緒二年（1876）浙江書局刊本（有訛誤），同年改裝一冊。

浙江書局刊本，原題王壬秋閱本，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光緒三年楊沂孫批校本，底本是光緒二年（1876）浙江書局所刻《二十二子》本，今藏南京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。濠叟手書曰：“光緒三年七月閱完。”有硃筆眉批，大都屬訓詁校勘問題。

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圖書集成局石印二冊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新化三味書室刊四冊。

宣統二年（1910）《墨子》十六卷（桐城先生點勘諸子七種之一），衍星社排印本十二冊。

桐城先生點勘《墨子》讀本十六卷，二冊，扉頁由鄧毓怡敬題，民國初年鉛印本。

民國五年（1916）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。



民國八年(1919)上海掃葉山房印本,四冊。

民國九年(1920)上海五鳳樓印行本,石印四冊,扉頁有君宜署的書名。

民國十三年(1924)掃葉山房石印本。

民國十五年(1926)掃葉山房石印本。會文堂書局石印本。

民國十六年(1927)中華聚珍版。

民國十六年(1927)排印四部備要本,綫裝四冊。

### 三 卷 本

此南宋流行本也,又稱南宋別本,共十三篇。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題曰:“《館閣書目》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,多訛脫不相聯屬。又二本,止存十三篇者,當此本也。”陳氏據《館閣書目》言《墨子》有二本,一為多訛脫的十五卷本,一為通行的三卷本,而自云祇見三卷本也。陳振孫蓋南宋理宗(1225—1264)時代人。

又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》記“墨子又三卷,樂臺注,《唐志》不載,俟攷。”此謂《墨子》三卷本有樂臺注本,《唐志》不載,蓋疑之也。然亦可證明《墨子》三卷本係唐以後一度通行之本,十五卷本希見,故愈增其訛誤也。或說樂臺係樂壹之誤,樂一所註三卷本當存隋代以前。

明宋廉潛谿《諸子辨》:“《墨子》三卷,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。上卷七篇,號曰‘經’,中卷、下卷六篇,號曰‘論’,共十三篇。考之《漢志》七十一篇,《館閣書目》則曰六十一篇,已亡《節用》、《節葬》、《明鬼》、《非樂》、《非儒》等九篇,今書則又亡多矣。”這裏所說所亡更多,或是出於臆測,是作者未見同時流行的十五卷本的緣故。而將十三篇分別為“經”“論”兩部分,是南宋人崇尚理學、以儒釋墨的結果。所謂“經”是指《墨子》的《親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、《法儀》、《七患》、《辭過》、《三辯》共七篇,所謂“論”是指《尚賢》上中下、《尚同》上中下共六篇。無論“經”或“論”,都是《墨子》思想中最接近儒家思想的部分。

《墨子》三卷本傳至明代,今見著錄者有:

明弘治十二年己未(1499)鈔本。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:“潛谿曰:‘《墨子》三卷十三篇’……予藏弘治己未(1499)舊鈔本,卷篇之數,恰與其言合。”莫友芝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云:“路小洲有弘治己未舊鈔本。”但兩家皆不言何人所鈔。據朱修伯《結一廬書目》云:“《墨子》三卷,明吳文定公手錄本,振綺堂藏書。”是吳匏庵有兩種《墨子》鈔本,一為十五卷本,一為三卷本也。吳卒於弘治十九年,則十二年己未猶鈔《墨子》,可謂老而彌篤。

明正德丙寅元年(1506)俞弁鈔本,見黃丕烈《士禮居題跋記》和楊紹和《楮書隅錄》。近人顧惕生謂:“此鈔本卷下終有‘正德元年孟春俞弁鈔’九字,距弘治己未,纔八年耳。”又謂“民

國辛未(1931)六月,山東圖書館長王獻唐先生函告余,言北平新出一正德鈔本《墨子》,其後郵寄北平以照相機影攝本借校,凡分上中下三卷。上卷自《親士》至《三辯》共七篇,皆稱‘經’,中卷《尚賢》三篇、下卷《尚同》三篇,共六篇,皆稱‘論’,與潛谿《諸子辨》符合。民國癸酉(1933)秋獻唐又寄示其友人樂調甫(廷梅)先生,有俞鈔《墨子》三卷本攷証一篇,言之詳已。”由此可知,《墨子》三卷(十三篇)明鈔本有傳至今天者。

又據孫詒讓硃筆批校《墨子注》(畢氏靈巖山館校刻本,其書今藏杭州大學圖書館)云:宋時除《墨子》三卷十三篇外,別有《墨子》十二篇之本。其言曰:“原刻五百家注韓集卷十一《讀墨子》注引孫氏之《墨子》,‘《漢志》七十一篇,今存者十二篇,有《節用》《兼愛》《尚賢》《明鬼神》《非命》《尚同》等諸篇,《明鬼神》在《尚同》篇中無別篇也。’讓案:據此,宋時別有十二篇之本,與宋潛谿所見本又不甚同。今本《尚同》篇,與《明鬼》篇相隔甚遠,不知孫氏據本何以會合一篇也。”

三卷本比《水滸傳》之被腰斬更可悲,全然不能反映墨子思想之全貌,因而自畢氏校注本、孫氏閒詁本流行,三卷本也就名存而實亡,已無多少價值可言了。

### 批選本(附鈔稿本、批校本)

**批選本** 始自明代,也許跟明代社會各種新思潮的出現有關。

最著者當以李贄(卓吾)《墨子批選》為代表。陳邦泰題署,冠以韓愈《讀墨子》文,溫陵李贄敘。今南京圖書館有藏。選目為《親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、《法儀》、《辭過》、《三辯》、《尚賢》上中下、《尚同》中、《兼愛》上中下、《非攻》上中下、《節用》上、《節葬》下、《明鬼》下、《非樂》上、《非命》上、《耕柱》、《貴義》、《公孟》、《魯問》、《公輸》共二十六篇。其評語體現了李贄的反傳統思想,尤其對孟儒更是極力詆訛,其抨擊之尖銳,言辭之激烈,可說是清汪中批孟之先導也。

此書無年月。贄游通州,為張問達所劾,逮死獄中。攷之《張問達傳》,則贄死當在萬曆卅年(1602)之前。是此書亦刻於萬曆卅年之前。

明陳仁錫《墨子》選本,陳系明天啟(1621—1627)進士。

明刻評選《諸子瑯嬛》本。鍾惺撰。

《墨選鷗裁》殘本,清刻本,1冊。

《墨選觀止》不分卷,清梁葆慶輯,道光十二年(1832)令德堂刻本四冊。

排印本點勘《墨子》讀本十五卷,清吳汝倫撰。

《墨子注》,陳益標點。民國十四年(1925)掃葉山房印,三冊,藏浙江圖書館。

《墨子精華》,中華書局編輯,民國八年(1919)上海中華鉛印一冊。

張默生《墨子精選讀本》不分卷選注本，油印稿本一冊，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### 鈔稿本

明吳寬鈔《墨子》十五卷本。

今存鈔本的影寫本，清黃氏士禮居鈔殘本，有清黃丕烈、丁丙跋，孫詒讓題款，清周氏鶴峯草堂藏鈔，一冊，今藏浙江圖書館。南京圖書館亦有影鈔本。卷末張丑跋云：“右墨子十五卷，凡一百六十一頁，吳文定公遺跡也。按原博書法，蚤歲師顏平原，晚始變為蘇內翰，此蓋未第時手跡者，為真無疑。時萬曆庚子，清和朔日，同邑後學張丑鑒定恭跋。”參見十五卷本——吳寬鈔本，黃氏士禮居鈔（殘）本。

明吳寬鈔《墨子》三卷本，明弘治己未十二年（1499），參見“三卷本”吳寬鈔本。

明俞弁鈔《墨子》三卷本，明正德元年（1506）錄。參見“三卷本”——明正德元年丙寅俞弁鈔本。

清張惠言《墨子經說解》手稿本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，封面有墨題“筆憲寶藏”“高王父臬文手澤”，並有硃印。全書無目錄，經上三頁，經上經說上十六頁，經下四頁，經下經說下二十三頁。有清張肇憲跋、華世芳跋。參見“《墨經》注本”——《墨子經說解》手稿影印本。

清翁方綱手鈔《墨子》節本。

翁鈔《墨子》，間出識語，且書法精湛，令人珍愛。共十五卷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杭州大學有照相翻錄本，凡兩冊，合120頁，約2萬多字。其書篇首上欄自記云：“凡《墨子》鈔來二冊、十五卷、七十一篇，內闕者八篇（節用下、節葬上、節葬下、明鬼上、明鬼中、非樂上、非儒上）失題者一篇。”

今查翁鈔《墨子》名為六十二篇，實則全錄四篇，摘錄二十三篇，餘者存目而無內容。且翁鈔《墨子》並非墨翟的要言要旨，恰是墨翟所引古語、古書、古詩、古事。其本旨似在推衍墨家尊崇夏道之意，而欲和儒家尊崇堯舜禹相合。但翁最後的結論則是：“雖其書尚存，觀之亦自成一家之言，而究與聖賢之道大異。”

1980年余從王煥鑣師習墨，王師借我翁鈔《墨子》影印本。我讀後寫了《跋翁方綱手鈔〈墨子〉節本》一文（載《文獻》1982年第十三輯），大意謂翁方綱既斥汪中為“名教之罪人”又給他戴上“墨者”的帽子，而自己却也算得上是當時的一個墨學研究者。後查胡適文集亦有《翁方綱與墨子》一文。

因此書未刊，諸家著錄失載。顧惕生《墨學書目攷》、吳毓江《墨子版本經眼錄》、樂調甫《墨子要略》皆未予著錄，豈均未之見歟？

孫詒讓鈔稿本《墨子閒詁》，綫裝六冊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扉頁題識云：此係“第二次稿本，光緒甲午付排印時尚有增改之處。此帙從胡醉民先生處收回，蓋原在黃氏蓼綏閣也。”前

有俞樾序、孫詒讓序、後序。墨筆謄清並有大量硃筆修改批注，係孫詒讓親筆。全書卷首無篇目一篇，卷六缺第二十篇至二十六篇上半篇，共五篇半，第十四卷全缺，目錄一卷無，附錄一卷無，墨語上下兩卷無。

胡樸安《墨子經說解詁》上卷手稿本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《墨子菁華》，蔡可權輯述，鈔本一冊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### 批校本

清佚名臨王念孫批校靈巖山館藏版《墨子》十五卷，綫裝二冊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

文中有紅筆圈、點、校，天頭有硃筆手書批語，偶有黑筆批校語，硃筆批語多訓詁，皆精當，如《親士》“凡墨子例言‘正天下’，‘正諸侯’者，非訓為長，即訓為君，……《廣雅》‘正，君也’，‘正天下’與‘霸諸侯’對文，非征伐之意。”

王念孫敘：《墨子》舊無注釋，亦無校本，故脫誤不可讀，近時廬氏抱經，孫氏淵如始有校本，多所是正，乾隆畢氏始為校注等語，署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，時年八十有八。

清馬釗臨顧廣圻、鈕樹玉校並跋《墨子》十五卷、目錄一卷，用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刻本（經訓堂叢書），由四冊改裝為二冊。文中用紅黑筆批校。其跋云：“芝生弟得經訓堂刊本《墨子》，為顧澗菴先生家物。澗菴以來，筆校道藏本而以墨筆記所心得於上方，其下方校李本則洞庭山鈕非石手筆，非石按語則每條署樹玉二字。茲並錄二家校語于上方，凡樹玉云云，李本云，皆鈕校也，餘為顧校，時道光廿九年（1849）季太歲在己酉十二月廿又七日校起廿九日訖。長洲馬釗書于求受聲齋。”

清戴望批校《墨子》十五卷本，畢沅注經訓堂叢書靈巖山館刻本，二冊，今藏上海市圖書館。封面有戴望題記。墨筆批校。

清楊沂孫批校畢氏靈巖山館本（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刊刻），今南京圖書館特藏。

書內有楊沂孫手書“光緒三年七月抄閱完”，署名“濠叟”。硃筆眉批，內容不多，多屬訓詁校勘類問題。參見“十六卷本”光緒三年楊沂孫批校本。

孫詒讓批校畢氏校注清刻本，八冊。今藏南京圖書館。墨筆批校幾乎每頁均有，大都錄入今本《墨子閒詁》注，是孫氏撰《閒詁》時的底本之一，如對畢沅敘就提出五條補正意見，對有關墨子書目版本，也提出許多新見解。

孫詒讓硃筆批校畢氏靈巖山館本，經訓堂刻本，光緒二年（1876）浙江書局刻，共四冊，今藏杭大圖書館。偶有硃筆批校，數量有限，較之南京圖書館所藏孫氏批校本，相去遠矣。

譚復堂獻批校本《墨子》十六卷。底本為光緒元年（1875）湖北崇文書局畢沅校注本，涵芬樓藏書。